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容齋隨筆 第十卷（二〇則）

楊彪陳群魏文帝受禪，欲以楊彪為太尉，彪辭曰：「彪備漢三公，耄年被病，豈可贊惟新之朝？」乃授光祿大夫。相國華欲以形色許旨，徒為司徒而不進爵。帝久不悖，以問尚書令陳群曰：「我應天受禪，相國及公獨不怡，何也？」群對曰：「臣與相國，曾臣漢朝，心雖悅喜，猶義形於色。」夫曹氏篡漢，忠臣義士之所宜痛心疾首，縱力不能討，忍復仕其朝為公卿乎？歆、群為一世之賢，所立不過如是。彪遜辭以免禍，亦不敢一言及曹氏之所以得。蓋自黨錮禍起，天下賢士大夫如李膺、范滂之徒，屠戮殆盡，故所存者如是而已。士風不競，悲夫！章惇、蔡京為政，欲殄滅元祐善類，正士禁錮者三〇年，以致靖康之禍，其不為歆、群者幾希矣！袁盎溫嶠趙談常害袁盎，盎兄子種曰：「君與鬥，廷辱之，使其毀不用。」文帝出，談參乘，盎前曰：「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，皆天下豪英，陛下奈何與刀鋸餘人載？」上笑下談，談位下車。溫嶠將去王敦，而懼錢鳳為之奸謀，因敦餞別，矯起行酒，至鳳，擊鳳幘墜，作色曰：「錢鳳何人，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！」及發後，鳳人說敦曰：「嶠於朝廷甚密，未必可信。」敦曰：「太真昨醉，小加聲色，豈得以此便相讒貳。」由是鳳謀不行。二吉之智如此。日飲亡何《漢書·愛盎傳》：「南方卑濕，君能日飲亡何。」顏師古注云：「無何，言更無餘事。」而《史記·盎傳》作「日飲毋苛」，蓋言南方不宜多飲耳。今人多用「亡何」字。

愛盎小人愛盎真小人，每事皆借公言而報私怨，初非盡忠一為君上者也。嘗為呂祿舍人，故怨周勃。文帝禮下勃，何豫盎事，乃有「非社稷臣」之語，謂勃不能爭呂氏之事，適會成功耳。致文帝有輕勃心，既免使就國，遂有廷尉之難。嘗謁丞相申屠嘉，嘉弗為禮，則之丞相舍折困之。為趙談所害，故沮止其參乘。素不好晁錯，故因吳反事請誅之。蓋盎本安陵群盜，宜其伎心忍戾如此，死於刺客，非不幸也。

唐書判唐銓選擇人之法有四：一曰身，謂體貌豐偉；二曰言，言辭辯正；三曰書，楷法適美；四曰判，文理優長。凡試判登科謂之人等，甚拙者謂之藍縷，選未滿而試文三篇謂之宏辭，試判三條謂之拔萃。中者即授官。既以書為藝，故唐人無不工楷法，以判為貴，故無不習熟。而判語必駢儷，今所傳《龍筋鳳髓判》及《白樂天集甲乙判》是也。自朝廷至縣邑，莫不皆然，非讀書善文不可也。宰臣每啟擬一事，亦必偶數語，今鄭啟教語、堂判猶存。世俗喜道瑣細遺事，參以滑稽，目為花判，其實乃如此，非若今人握筆據案，只署一字亦可。國初尚有唐餘波，久而革去之。但體貌豐偉，用以取人，未為至論。

古彝器三代彝器，其存至今者，人皆寶為奇玩。然自春秋以來，固重之矣。經傳所記，取部大鼎於宋，魯以吳壽夢之鼎賄荀偃，晉賜子產莒之二方鼎，齊賂晉以紀甗、玉磬，徐賂齊以甲父之鼎，鄭賂晉以襄鍾，衛欲以文之舒鼎、定之鞶鑿納魯侯，樂毅為燕破齊，祭器設於寧台，大呂陳於元英，故鼎反乎磨室是已。

玉蕊杜鵑物以希見為珍，不必異種也。長安唐昌觀玉蕊，乃今瑤花，又名米囊，黃魯直易為山礬者。潤州鶴林寺杜鵑，乃今映山紅，又名紅躑躅者。二花在江東彌山互野，殆與榛莽相似。而唐昌所產，至於神女下游，折花而去，以踐玉峰之期，鶴林之花，至以為外國僧鉢孟中所移，上玄命三女下司之，已逾百年，終歸閬苑。是不特土俗罕見，雖神仙亦不識也。王建宮詞云：「太儀前日暖房來，嚙向昭陽乞藥栽。敕賜一窠紅躑躅，謝恩未了奏花開。」其重如此，蓋宮禁中亦鮮云。

禮寺失職唐開元中，封孔子為文宣王，顏子為兗公，閔子至子夏為侯，群弟子為伯。本朝祥符中，進封公為國公，侯為郡公，伯為侯。紹興二〇五年，太子皇帝御制贊七〇五首，而有司徒具唐爵，故袁翰所標，皆用開元國邑，其失於考據如此，今當請而正之可也。紹興末，胡馬飲江，既而自斃，詔加封馬當、彩石、金山三水府。太常寺按籍，係四字王，當加至六字，及降告命至其處，廟令以舊告來，則已八字矣。逐郡為繳回新命，而別易二美名以寵之。禮寺之失職類此。方完顏亮據淮上，予從樞密行府於建康，嘗致禱大江，能令虜不得渡者，當奏冊為帝。泊事定，朝廷許如約。朱丞相漢章曰：「四瀆當一體，獨帝江神，禮乎？」予曰：「懲勸之道，人神一也。彼洪河長淮，受國家祭把血食，不為不久，當胡騎之來，如行枕席，唯大江滔滔天險，坐遏巨敵之衝，使其百萬束手倒戈而退，此其靈德陰功，於河、淮何如？自五嶽進冊之後，今蔣廟、陳果仁祠亦稱之，江神之帝，於是為不乖矣。」朱公終以為不可，亦僅改兩字。吁，可惜哉！

徐凝詩徐凝以「瀑布界破青山」之句，東坡指為惡詩，故不為詩人所稱說。予家有凝集，觀其餘篇，亦自有佳處，今漫紀數絕於此。《漢宮曲》云：「水色簾前流玉霜，趙家飛燕侍昭陽。掌中舞罷蕭聲絕，三〇六宮秋夜長。」《憶揚州》云：「蕭娘臉下難勝淚，桃葉眉頭易得愁。天下三分明月夜，二分無賴是揚州。」《相思林》云：「遠客遠遊新過嶺，每逢芳樹問芳名。長林遍是相思樹，爭遣愁人獨自行。」《玩花》云：「一樹梨花春向暮，雪枝殘處怨風來。明朝漸校無多去，看到黃昏不欲回。」《將歸江外辭韓侍郎》云：「一生所遇唯元白，天下無人重布衣。欲別朱門淚先盡，白頭游於自身歸。」皆有情致，宜其見知於微之、樂大也。但俗子妄作樂天詩，繆為賞激，以起東坡之消耳。

梅花橫參今人梅花詩詞，多用參橫字，蓋出柳子厚《龍城錄》所載趙師雄事，然此實妄書，或以為劉無言所作也。其語云：「東方已白，月落參橫。」且以冬半視之，黃昏時參已見，至子夜則西沒矣，安得將旦而橫乎？秦少游詩：「月落參橫畫角哀，暗香消盡令人老。」承此誤也。唯東坡云：「紛紛初疑月掛樹，耿耿獨與參橫昏。」乃為精當。老杜有「城擁朝來客，天橫醉後參」之句，以全篇考之，蓋初秋所作也。

致仕之失大夫七〇而致事，謂之得謝，美名也。漢韋賢、薛廣德、疏廣、疏受，或縣安車以示子孫，賣黃金以侈君賜，為榮多矣。至於龔勝、鄭弘輩，亦詔策褒表，郡縣存問，合於三代敬老之義。本朝尤重之，大臣告老，必寵以東宮師傅、侍從。耆艾若晁迥、孫奭、李東之亦然。宣和以前，蓋未有既死而方乞致仕者，南渡之後，故實散亡，於是朝奉、武翼郎以上，不以內外高卑，率為此舉。其最甚而無理者，雖宰相輔臣，考終於位，其家發哀即服，降旨聲鍾給賻，既已闋日，方且為之告廷出命，綸書之中，不免有親醫藥、介壽康之語。如秦太師、萬俟丞相、陳魯公、沈必先、王時亨、鄭仲益是已。其在外者，非易簣屬曠，不復有請，問千百人中有一二焉，則知與不知，駭惜其死，子弟遊宦遠地，往往飲泣不寧，謁急奔命，故及無事日，不敢為之。紹興二〇九年，予為吏部郎，因輪對，奏言：「乞令吏部立法，自今日以往，當得致仕恩澤之人物故者，即以告所在州，州上省部，然後吏考其平生，非有賊私過惡於式有累者，輒官其後人。若真能陳義引年，或辭榮知止者，乞厚其節禮，以厲風俗，賢於率天下為偽也。」太上覽奏欣納曰：「朕記得此事之廢，方四〇年，當如卿語。」既下三省，諸公多以為是，而首相湯岐公獨難之，其議遂寢，今不復可正云。

南班宗室南班宗室，自來只以本官奉朝請。自隆興以後，始帶宮觀使及提舉。今嗣濮王、永陽、恩平、安定王以下皆然，非制也。

省郎稱調除省郎者，初降旨揮，但云：「除某部郎官。」蓋以知州資序者，當為郎中，不及者為員外郎。及吏部擬告身銜銜，則始直書之。其兼權者，初云「權某部郎官」，泊入銜及文書，皆曰「權員外郎」，已是他部郎中，則曰「權郎中」。至紹興末，馮方以館職攝吏部，欲為異，則係銜曰：「兼權尚書吏部郎官。」予嘗叩其說，馮曰：「所被省割只言『權郎官』，故不敢耳。」予曰：「省筭中豈有『尚書』二字乎？」馮無以對，然訖不肯改。自後相承效之，至今告命及符牒所書，亦云「權郎官」，固已甚野，至於尚左、侍右之名，遂入除目，皆小吏不諳熟故事，馴以致然，書之記注，為不美耳。水衡都尉二事龔遂為渤海太守，宣帝召之，議曹王生願從，遂不忍逆。及引入宮，王生隨後呼曰：「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，宜曰：『皆聖主之德，非小臣之力也。』」遂受其言。上果問以治狀，遂對如王生言。天子悅其有讓，笑曰：「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？」遂曰：「乃臣謹曹教戒臣也。」

」上拜遂水衡都尉，以王生為丞。予謂遂之治郡，功效著明，宣帝不以為賞，而顧悅其佞詞乎！宜其起王成膠東之偽也。褚先生於《史記》中又載武帝時，召北海太守，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自請與太守俱。太守入宮，王先生曰：「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，君對曰何哉？」守曰：「選擇賢材，各任之以其能，賞異等，罰不肖。」王先生曰：「是自譽自伐功，不可也。願君對言：『非臣之力，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。』」太守如其言。武帝大笑，曰：「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，安所受之？」對曰：「受之文學卒史。」於是以太守為水衡都尉，王先生為丞。二事不應相類如此，疑即龔遂，而褚誤書也。

程嬰杵臼《春秋》於魯成公八年書晉殺趙盾、趙括，於□年書晉景公卒。相去二年。而《史記》乃有屠岸賈欲滅趙氏，程嬰、公孫杵臼共匿趙孤，□五年景公復立趙武之說。以年世考之，則自盾、括死後，景公又卒，厲公立八年而弒，悼公立又五年矣，其乖妄如是。嬰、杵臼之事，乃戰國俠士刺客所為，春秋時風俗無此也。元豐中，吳處厚以皇嗣未立，上書乞立二人廟，訪求其墓，優加封爵，敕令河東路訪尋遺蹟，得其家於練州太平縣。詔封嬰為成信侯，杵臼為忠智侯，廟食於練。後又以為韓厥存趙，追封為公。三人皆以春秋詞於柞德廟。且自晉景公至元豐，千六百五□年矣，古先聖帝、明王之墓，尚不可考，區區二士，豈復有兆域所在乎？繚郡以朝命所訪，姑指他丘壟為之詞以塞責耳。此事之必不然者也。處厚之書進御，即除將作丞，扭於出位陳言以得寵祿，遂有訐蔡新州□詩之事，所獲幾何，貽笑無極，哀哉！

戰國自取亡秦以關中之地，日夜東獵六國，百有餘年，悉禽滅之。雖云得地利，善為兵，故百戰百勝，以予考之，實六國自有以致之也。韓、燕弱小，置不足論。彼四國者，魏以惠王而衰，齊以閔王而衰，楚以懷王而衰，趙以孝成王而衰，皆本於好兵貪地之故。魏承文侯、武侯之後，表裡山河，大於三晉，諸侯莫能與之爭。而惠王數伐韓、趙，志吞邯鄲，挫敗於齊，軍覆子死，卒之為秦所圍，國日以蹙，失河西七百里，去安邑而都大梁，數世不振，訖於珍國。閔王承威、宣之後，山東之建國莫強焉。而扭於伐宋之利，南侵楚，西侵三晉，欲並二周為天子，遂為燕所屠。雖賴田單之力，得復亡城，子孫沮氣，子子自保，終墮秦計，束手為虜。懷王貪商於六百里，受詐張儀，失其名都，喪其甲士，不能取償，身遭囚辱以死。趙以上黨之地，代韓受兵，利令智昏，輕用民死，同日坑於長平者過四□萬，幾於社稷為墟，幸不即亡，終以不免。此四國之君，苟為保境睦鄰，畏天自守，秦雖強大，豈能加我哉！臨敵易將臨敵易將，固兵家之所忌，然事當審其是非，當易而不易，亦非也。秦以白起易王齧而勝趙，以王翦易李信而滅楚，魏公子無忌易晉鄙而勝秦，將豈不可易乎？燕以騎劫易樂毅而敗，趙以趙括易廉頗而敗，以趙蔥易李牧而滅，魏使人代信陵君將，亦滅，將豈可易乎？

司空表聖詩東坡稱司空表聖詩文高雅，有承平之遺風，蓋嘗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□四韻，恨當時不識其妙。又云：「表聖論其詩，以為得味外味，如『綠樹連村暗，黃花入麥稀』，此句最善。又『棋聲花院閉，幡影石壇高』，吾嘗獨入白鶴觀，松陰滿地，不見一人，惟聞棋聲，然後知此句之工，但恨其寒儉有僧態。」予讀表聖《一鳴集》，有《與李生論詩》一書，乃正坡公所言者，其餘五言句云：「人家寒食月，花影午時天」，「雨微吟足思，花落夢無擾」，「坡暖冬生筍，松涼夏健人」，「川明虹照雨，樹密鳥衝人」，「夜短猿悲減，風和鵲喜靈」，「馬色經寒慘，雕聲帶晚飢」，「客來當意愜，花發遇歌成」。七言句云：「孤嶼池痕春漲滿，小欄花韻午晴初」，「五更惆悵回孤枕，由自殘燈照落花」，皆可稱也。

漢丞相漢丞相或終於位，或免就國，或免為庶人，或致仕，或以罪死，其復召用者，但為光祿大夫或特進，優游散秩，未嘗有除他官者也。御史大夫則間為九卿、將軍。至東漢則大不然。始於光武時，王梁罷大司空而為中郎將，其後三公去位，輒復為大夫、列卿。如崔烈歷司徒、太尉之後，乃為城門校尉，其體貌大臣之禮亦衰矣！

冊禮不講唐封拜后妃王公及贈官，皆行冊禮。文宗大和四年，以裴度守司徒平章重事，度上表辭冊命，其言云：「臣此官已三度受冊，有■面目。」從之。然則唐世以為常儀，辭者蓋鮮。唯國朝以此禮為重，白皇后、太子之外，雖王公之貴，率一章乞免即止，典禮益以不講，良為可惜！